



/中/短/篇/小/说/集

三水湾

SANSHUIWAN

小说用生动活泼的细节、
幽默风趣的语言讲述了不同性格的人物正在发生的正能量故事，
体现了新一代农民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
是中国农民生活正在进行时的真实反映。

李琳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07.7/1168



21030065

/中/短/篇/小/说/集

三水湾

SANSHUIWAN

李琳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水湾:中短篇小说集 / 李琳著.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477-2733-1

I. ①三…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5319 号

三水湾:中短篇小说集

出版发行: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电 话:发行部:(010)65255876

总编室:(010)65252135

印 刷: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9

字 数:240 千字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内容简介

这部中短篇小说集立足于当下中国农村，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新一代中国农民的生活画卷。不论是老支书还是新支书，或是金老歪、陈三思、大盘子、退伍军人、二嫂、于村长、老卡、胡大风等芸芸众生，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虽然文化层次不高，但仍然是有文化的一代人，他们秉承着农民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坚持着农民固有的道德底线，却又有着对新生活的追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用实际行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小说用生动活泼的细节，幽默风趣的语言讲述了不同性格的人物正在发生的正能量故事，体现了新一代农民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是中国农民生活正在进行时的真实反映。

目录 Contents

拯救金三胖	(1)
村医老郁	(19)
朱桥媳妇阿茹娜	(33)
孤岛	(47)
麦花婶的秋天	(85)
二嫂	(100)
王大鹏三下乡	(118)
马小槽去哪了	(159)
践诺	(175)
一个人的铁路	(192)
老卡	(208)
找牙	(225)
一九四二年的驴	(247)
后记	(283)

拯救金三胖

金老歪两手握着钉耙正在菜园里搂地，兜里手机猛一响，吓得一哆嗦，不搂了，掏出手机一看，见是儿子三胖的电话，随手又将手机装进兜里，再次拿起钉耙搂起地来。手机铃声不响了，金老歪想，三胖肯定以为没人接，挂了。谁知，金老歪刚开始搂地，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

金老歪搂到地头，放下钉耙，提提裤子，重新扎紧腰带，掏出手机一看，不是三胖的电话，是个陌生的号码。金老歪立马想到诈骗电话，本想不接，又怕有人找，便在屏幕上划了一下，电话里传来的却是儿子三胖的声音：“爸，我是三胖，这是网吧老板的手机……”话没听完，金老歪就不耐烦地说：“多少钱？”

“你真是我的好老爸，就一千块钱，你快点送来哦，不然老板不让我走……”

金三胖的话还没有说完，金老歪气得接连在结束通话键上点了好几次，才将电话挂掉。

金老歪真的要被儿子三胖气死了。三胖有两个姐姐，金老歪就这么一个带把的宝贝疙瘩。金老歪对村里人说，不论三胖今后是考上大学还是考上研究生，书能读多高就读多高，能读上天，就是砸锅卖铁也让三胖读，让金家老祖林上冒冒烟。谁知，三胖

读完初中，说什么也不考高中。金老歪对三胖说：“你只要上学读书，花多少钱我都花。”三胖说：“爸，别白花钱了，我不是上大学的料。与其花钱在学校里玩，还不如在家里玩，找点事做做，减轻减轻你的负担嘛！”金老歪听三胖这么一说，砸锅卖铁让儿子读大学读研究生读天书的希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憋闷三天，叹了口气。三胖就像出笼的小鸟一样，扑棱一声飞了出去，拿了家里五百块钱，跟村里人到浙江宁波一家电器厂打工去了。

三胖的大姐玉秀和二姐玉岚都嫁在镇上，大姐夫刘桂松在镇里循环经济开发区搞废车拆旧；二姐夫马建忠在街上开了一家小酒馆，两家的小日子都过得有滋有味。金老歪想，三胖与其到外地打工，还不如在家跟着两个姐夫干，说不定过几年就可以单干了呢。金老歪和老婆商量后，觉得三胖回来，随便跟哪个姐夫干都能学点吃饭的本事。三胖接电话时，对金老歪说：“爸，你先给我寄五百块钱来，一是还账，二是买车票回家。”金老歪气得差点儿吐血，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个人在外打工混不上一个人吃的，还要寄钱去买回家的车票。金老歪本不想给三胖寄钱，又怕三胖越借外债越多，只好给三胖寄去五百块钱，三胖这才买了车票从宁波回来。三胖在大姐家的厂里干了一个星期，不干了，回家对金老歪说：“不是拆旧摩托就是拆破汽车，要不就是拆发动机，一天到晚两手油泥，浑身油渍麻花，熏得喘不过气来。”金老歪好说歹说，三胖就是不去干，大姐玉秀打了几次电话叫他回去，他也不回去。金老歪和老婆商量来商量去，觉得不能让三胖在社会上穷逛荡打溜秋，那样三胖今后就毁了，于是让三胖到二姐家的小酒馆去帮忙。三胖在二姐家的小酒馆干了半个月，招呼也没打，跑得没了影。二姐家的小酒馆中午端盘子上菜没人，到处找三胖也找不到，打电话给金老歪时，三胖正跟金老

歪说话：“天天叫我端盘子、刷盘子刷碗、择菜洗菜，你说这活儿是我一个大小伙子干的吗？一个月给一万块钱我也不干。”

“那你想干什么？”

“天生我材必有用，总归能找到合适的活儿干。”

“这不能干，那也不想干，我看你是想坐在躺椅上看钱从天上掉下来！”

“正好，我手里没钱了，你给我点钱，我到城里找个活儿干干。”

拿了金老歪给的五百块钱，三胖这家伙又窜得没了影。十多天后接到三胖要钱的电话，金老歪才知道三胖拿了钱到城里网吧玩去了，气得一肚子两肋巴鼓胀胀的。

金老歪打电话给大女儿玉秀，想让玉秀给三胖送一千块钱去。玉秀说正忙着卖铁货没工夫。金老歪又打电话给二女儿玉岚，玉岚说中午饭桌都定完了走不开。金老歪知道，三胖的两个姐姐是不想给三胖送钱去。金老歪对玉岚说：“你先把钱送去，我回头再给你。”

“爸，不是钱不钱的事，是真的没时间。”

“不送钱去，人家就不让你弟回家了。”

“不让回家，就叫三胖在网吧住吧。爸，我还有事，挂了啊。”

金老歪连喂了几声，听到电话里传来的忙音，知道玉岚那边已经挂断了，只好坐村村通车到镇里，又坐中巴到县城，打电话给三胖问清地址，给星奇网吧送去一千块钱，才把三胖从网吧里领出来。

金老歪带着儿子三胖在站前街陈文勇的小馆子里吃饭，说起想给三胖找活儿干的事，陈文勇一口答应下来，说认识建筑工地的马老板，可以叫三胖到工地打工。

金老歪千谢万谢，对三胖说：“你看人家文勇，小两口起五更睡半夜，日子不是过得挺红火嘛。什么事儿你得认真干，不认真干，啥事儿也做不成。还不快谢谢你文勇哥。”

陈文勇说：“老金叔，亲不亲，村里人，帮个忙是应该的，马老板常到我小馆里吃饭，等我跟马老板说好后，给三胖弟打电话。”

金老歪听陈文勇这么一说，心里发热，鼻子酸楚楚的，半晌点了点头，心里说，你看人家文勇这孩子办事多扎实。

陈文勇是村里陈三思的儿子，跟三胖大姐一般大，比三胖大九岁，没考上大学，他拿了家里两千块钱来县城创业，干活儿儿在站前街开了一家小馆子，诚实待客，七八年了还红红火火的。

金老歪没料到，三胖在马老板的建筑工地只干了一天，就被马老板开了。

因为三胖钢筋工、抹灰工等技术活一样不会，就连提着瓦刀砌墙也不会，马老板安排三胖在小工组干活儿。小工组长见三胖是新来的，也有些欺生，领着组里原来的几个人不是拄着铁锨站着，就是慢慢腾腾地干，还一个劲地催三胖快干。三胖干到天晌，觉得手疼，低头一看，两只手掌磨出了血泡。再看看组里的其他人，不是站，就是看，立马来了火，铁锨一扔不干了。上来一个小伙子，拾起地上的铁锨塞在三胖手里，叫三胖快干，三胖歪头看了半晌，还是不干，小伙子说如果不干就走人。三胖心里的火一下子蹿上头顶，又把铁锨扔了。那小伙子弯腰再去拾铁锨，三胖趁机一脚将小伙子踹了个嘴啃泥。小工组长一看，二话没说，上去就踹三胖，三胖一闪身，闪得小工组长差点儿摔个大跟头，两个人就厮打起来，三胖拾起铁锨在小工组长屁股上拍了一下，拍得小工组长趴在地上大喊大叫。有人打电话找来马老板，小工组长见马老板来了，两手捂着屁股嗷嗷直叫。马老板知

道小工组长是不想要金三胖，小工组的费用是承包的，多来一个人就少分一杯羹。马老板白了小工组长一眼后，打电话给陈文勇，要陈文勇把金三胖领走。陈文勇说破了嘴，马老板就是不要，还说自己的庙小，容不下金三胖这尊大佛。哪里发财，叫金三胖哪里去吧。

陈文勇打电话给金老歪说了这事，金老歪又打电话给三胖，说你新来乍到，多干点活儿又累不死人。

三胖说：“爸，一上午我两只手上磨了四个血泡，那帮孙子不是站就是看，都是干小工的，凭什么他们站着看我干？这活儿能累死人，我不干了。”

虽然小工组长在马老板跟前没有多说啥，背后却打电话找金三胖，说屁股被金三胖一铁锨拍伤了，坐骨神经也打坏了，正在住院，要三胖赔两万块钱医药费。如果不赔，一是法庭见，二是赔条腿。

三胖拍着自己的胯骨说，这腿怎么好赔给他呢？想了半晌，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我个娘哎，他想要我一条腿啊。三胖赶紧给金老歪打电话，金老歪又给大女婿刘桂松打电话，说再忙也得去一趟县城，要不你弟三胖的腿都保不住了。刘桂松带了钱，急急忙忙开车去县城，找遍了人民医院和中医院也没找到，后来在新建路的一家小诊所才找到小工组长。不光买东西看望组长，还给组长道了歉，又赔了五百块钱医药费，这才算了事。

金老歪天天为三胖操心，夜夜为三胖担心，想什么法儿能治三胖呢？眼看三胖一年一年大了，这样混下去怎么得了？咱不成才也得成人吧！金老歪大半夜大半夜地睡不着觉，自己吃尽千辛万苦，带着老婆东躲西藏，生了个带把的儿子，哪想到竟弄了个“半夜愁”。

这天，眼圈乌黑的金老歪遇到了村里的老苗支书，突然想，

能不能让老苗支书帮着治治三胖？这样一想，金老歪像见到救星一样，把老苗支书拉到路边的柳树下，又给老苗支书上了烟。

“老歪，有事说事，这是干啥？”

金老歪咧着嘴把三胖的事说了一遍，然后说：“我实在也没办法了，你帮我治治三胖这个小龟孙。”

老苗支书早听说三胖的事儿了，听金老歪说让他帮着治治三胖，还是吃了一惊，说：“老歪，你是三胖爸，别弄错了。”

“我是真的想叫你帮我治治三胖。”

“我个娘哎，三胖是你儿，你都管不了，我怎么替你管？”

“三胖是不是三水湾人？”

“他户口没迁走，不是三水湾人是哪里人，你说？”

“你是三水湾书记吧？”

“没错，三水湾书记我都干了快二十年了。”

“这不就是了，三胖是三水湾人，你是三水湾书记，你不管谁管？”

“好你个老歪，你画好圈让我往里钻？”

“我能画圈给你钻？借个胆我也不敢。”

“你说我怎么救？”

“把他捆了，在村部里关上十天半个月的。”

“老歪，这不是我们小时候，大队说声捆，民兵就来了，关上三五天谁也不敢说啥。现在你把他捆了关起来看看？老歪，你是不想要我干书记了吧？”

“哎哎，苗书记，你领着村里人干了快二十年了，每次支部选书记，我都举双手赞成。我的意思是想叫你吓唬吓唬三胖，教训教训他。”

老苗支书看看金老歪，金老歪又连忙给老苗支书上了一支烟。老苗支书点上烟吸了一口，说：“捆三胖关上几天没问题，

问题是三胖出来以后会到镇里县里去告我，那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要是再上北京去告我，你说我怎么办，你说？”

金老歪愁眉不展地盯着老苗支书的脸看。

老苗支书想了半晌，对金老歪说：“你看这样好不好？”

“什么法儿？你快说。”

老苗支书抽了口烟，说：“我先找三胖谈谈，有没有效果，我不敢保证。”老苗支书又抽口烟说：“当年你要是不要这个小龟孙，哪有这些烦心事？”

“当年不是想要个儿嘛？谁知弄了个‘半夜愁’，搅得我心里窝七八糟的，夜夜睡不着，不知三胖哪天又给我惹什么事。”

“你看你那两只眼，都快熬成大熊猫了。”

“我只能依靠组织了。老书记，你得给我做主啊！”

“那就这样，哪天三胖回来了，你跟我说一声，我来找他谈谈。”

金老歪一把抓住老苗支书的手，摇过来晃过去，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一个星期后，三胖手里的钱花完了，回家来找金老歪要钱。金老歪趁上茅房的工夫偷偷给老苗支书打了个电话。金老歪从茅房里出来时，看见三胖站在院里。三胖说：“爸，你给谁打电话？”

金老歪说：“没有啊？”

三胖说：“那我怎么听有人说话。”

过了一会儿，老苗支书果然来了，跟三胖到堂屋里说东拉西聊了起来，老苗支书说三胖你也是个十八九出头二十岁的大小伙了，要好好干，要学着创业，别叫你爸天天为你操心。三胖说苗书记你放心，等找好项目，创了业，赚了钱，我要在城里买楼，将来把我爸和我妈都接过去，给他们养老。老苗支书说，你天天向你爸要钱花，你爸那钱是天上掉下来的？三胖笑笑说，我不是

正在找项目嘛。有句话怎么说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爸现在不投入，我找到项目也没法干，是不是？……金老歪蹲在门外听老苗支书跟三胖说话，心想，到底还是老书记有水平，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老苗支书走了，三胖对金老歪说：“爸，你叫这老家伙来教训我的？”

“不是的，不是的。苗书记是路过咱家，听你说话，过来看看你的嘛。”

“一个老家伙说什么说？听他说话，我是敬重他，给他根棍，还当针了呢。”

“人家是老书记，说的话都在理上。你得好好干，别再给家里惹事了。”

“我知道，你放心，到时候我会给你们养老的。”

金老歪从床底棉鞋壳里掏出三百块钱，给了三胖，说：“儿子，家里没钱了，你省着花。”

三胖拿了钱，发动摩托，一溜烟窜了。

望着三胖越走越远的背影，金老歪心里沉甸甸的，抬起胳膊，擦了擦额上的汗。

金老歪的老婆在二女儿玉岚家带外孙子，金老歪也在镇里建筑工地找了个活儿干，晚上下工后，去二女儿家一是看看外孙子，二是看看老婆。听老婆说，三胖又来向他二姐要了一千块钱，气得金老歪饭也没吃，骑自行车就回了三水湾。想了一路，想了半夜，到底又想出个办法来，能不能叫镇派出所郭所长管教管教呢？金老歪想想自己小时候看见公安，都吓得朝路边躲，连话都不敢说，三胖能不怕？关键时刻，郭所长一拍桌子，三胖这小龟孙还不吓尿了？再不行，郭所长就拍拍屁股后的枪，如果还镇不住，郭所长就把枪掏出来朝桌子上拍，我看他三胖怕

不怕。金老歪越想越兴奋，大半夜也没睡着，天还没亮，就起来骑车子朝镇里去。他一是要到工地请个假，二是要请大女婿刘桂松帮忙找找郭所长。

听金老歪说想找郭所长教训三胖，刘桂松说：“我前几天还和郭所长一起打搅蛋呢。”

金老歪见大女婿跟郭所长这么熟，心里十分高兴，对刘桂松说：“我打电话叫你小妹中午摆一桌，我跟你去把郭所长请来一起吃个饭，把这事说说，请他帮个忙。”

刘桂松开车带着金老歪去请郭所长，郭所长不在派出所，值班民警说郭所长到工地检查社会治安去了。刘桂松又开车到镇东开发区，一直等郭所长检查完。

郭所长看见刘桂松，走过来说：“桂松，有事？”

“没事，我老丈人来了，想请你一起吃个饭。”

“上面三令五申，一顿饭、一杯酒、一根烟都不能吃也不能抽。”

“郭所长，你跟我谁跟谁？”

“有事说事，饭以后再吃。”

“我老丈人有点事，不大。”

“不大也是事，说吧。能办我会给你办的，不能办，我也没办法。”

刘桂松拉了一把金老歪说：“爸，你跟郭所长说说。”

金老歪两腿有点哆嗦，说：“我想请你帮帮忙，管教管教我家三胖。”

“三胖？”

“三胖是我的儿子。”

“犯法了？”

“没有。”

“没有犯法教训什么？”

这时，刘桂松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对郭所长说：“郭所长，家里来个客户，我先回去了。”又对金老歪说：“爸，你把三胖的事儿跟郭所长说说。”

刘桂松走了之后，金老歪简明扼要地把三胖的事儿说了一遍，最后说：“郭所长，你能不能把三胖逮派出所去关几天？”

郭所长听完金老歪的话，针扎一样地说：“老金叔，你这是叫我犯错误呀。”

“我请你帮我教育教育儿子，这犯什么错？”

“三胖既没犯法又没犯罪，我平白无故把人抓起来，三胖还不跟我闹翻天？”

听郭所长这么一说，金老歪心里一阵冰凉，是的，三胖一没犯法二没犯罪，郭所长怎么好把三胖逮起来呢？想想，又说：“我实在被这个小龟孙气死了。”

“老金叔，你再想想办法，我也帮你想，有什么好办法，我及时跟你联系。我还要到其他工地去检查，我先走了啊。”

见郭所长转身走了，金老歪咬牙切齿地说：“没办法，我就弄死他个小龟孙。”

这话让郭所长听见了，郭所长转身对金老歪说：“我严重警告你，弄死三胖，你就犯法了。三胖没犯法，我不能抓他，你要把三胖弄死了，我就能抓你了。”

金老歪听了郭所长的话，苦笑着说：“郭所长，我只是这么一说。”

这天，金老歪正在工地干活儿，手机响了，一看，又是三胖的电话，接通电话后没好气地说：“三胖，你又有啥事？”

“我在县城鸿雁大酒店端盘子，菜汤洒在客人西装上，人家要我赔两千块钱。”

金老歪一听，气得一屁股坐在正在摊铺的水泥里，被工友们赶紧拉了起来。金老歪对着电话说：“三胖，家里真的没有钱了。”

“没有钱，那当初生我干吗？生了又养不起，你叫我怎么活哦？”

“人家像你这么大，不是上大学，就是在外边打工挣钱，哪有还要父母养着的？早知你这样，当初还不如把你弄死算了。”

金老歪还想再骂几句，三胖早把电话挂了。金老歪又赶紧给大女儿玉秀和二女儿玉岚打电话，要她们不要给三胖钱。

玉秀和玉岚在电话里都对他说，不给三胖钱，可三胖真的上门来要钱时，还是偷偷地一人给了三胖一千块钱。这是后来金老歪听说的。

半个月后的一个雨天，工地不能干活儿，金老歪打电话要大女婿刘桂松和二女婿马建忠到三水湾家里来，两个女婿不知老丈人有啥事，急急忙忙地回了三水湾。

刘桂松和马建忠来家一看，茶也沏好了，桌上还摆着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丈人金老歪这是演的哪出戏？

金老歪见两个女婿来了，到大门外两边看看没人，这才进院关上大门，插上门闩；又把堂屋门关上，也插上门闩。

两个女婿说：“爸，啥事搞得跟地下党开会似的。”

“差不多。”

“这么机密？”

“找你们来，想商量个事。”

刘桂松和马建忠听金老歪说是商量事，两个人都松了口气。

“啥事不能电话里商量，非得回家来商量？”

“这事就不能在电话里商量。”

“那是啥事？”

“叫你们两个回来，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弄死三胖这个小龟孙。”

两个女婿大吃一惊，心想，老丈人是不是开玩笑？看看金老歪的脸，见金老歪一脸严肃，没一点儿开玩笑的样子。

“爸，你不是开玩笑吧？”

“爸，这可是人命啊！”

“我自己的儿子不想要了，弄死他多大事？”

“真弄死他事就大了。”

“这可不是开玩笑。”

“三胖这个小龟孙人高马大的，我怕一个人弄不了他，你们得帮我一起弄。”

“爸，你这不是要我们两个跟你一起犯法吗！”

“你说，这事我不跟你们当面商量，在电话里怎么商量？”

刘桂松和马建忠两个人对了一下眼，都摇了摇头。

“爸，这事没商量。”

“没商量就好，哪天三胖来家，我打电话叫你们来帮忙。”

“爸，你听差耳了，我说这事没商量，是不能弄死三胖。”

“爸，把三胖弄死了，我跟建忠还有你，都得一块儿去蹲大牢。”

“你说，就剩下玉秀玉岚和妈她们几个寡妇娘们怎么办？你得替她们想想。”

“唉，三胖这也不能干，那也不想干，光想坐着有钱花，我手里攒的几千块钱都被他花完了，你们说怎么办？我都愁得夜里睡不着觉。”

爷几个正说着话，金老歪的手机响了。接听，是村里老苗支书打来的。老苗支书说：“我听郭所长说你想弄死三胖，有这事吗？老歪，你可不能啊，那不光是犯法，而且是犯罪。”